



王 越 富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 · 太原

巨 變
王 德 森 著

※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二号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太原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·4 $\frac{1}{2}$ 印张·88,000字

一九六〇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六〇年三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8,520册

统一书号: 10058·562

定 价. 0 45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是以反映工人思想生活为题材，它描写一个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女徒工，在投身工人阶级队伍后，怎样得到锻炼和改造，初步树立了工人阶级思想的故事。作者着重歌颂了那些在旧社会里饱受辛酸，而今天当家作主，忘我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的老工人。作品的特色是故事生动，生活气息比较浓厚，人物性格突出，语言通俗朴素。

夜里下了一场大雨。今早，城里新修的一条小马路，铺上了一层泥。天上一朵朵的白云，路旁绿油油的柳枝儿，稀稀疏疏南来北往的行人和各种式样的车辆，映照在一汪汪的水坑里，好象水底下还有一个小世界。

这时，正是北方的初夏，街两旁去年才栽上的小杨柳树，茁壮地长着嫩绿枝条，形成两条不太浓密的绿带子。沿着这些小树往北走，有一个门朝东开着的小三合院，茂密的梨树枝，从院里伸出来，垂搭在墙头上。这院住着三户人家，其中有一个老头儿叫吕大公。

吕大公今年五十多岁，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工龄的木样匠。他虽已满脸皱纹，胡须苍白，背脊少驼，但走起路来，干起活来，仍和年轻人一样，显得十分矫健。

吕师傅的言谈举止，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。比方，他和车间党支部书记、或厂党委书记见面时，别人有的称他们老张老李，有的称××书记，而他却统统称“老共产党员”。他每次和厂的党、政领导见面，总要提一条合理化建议，还

要硬拉住領導同志的手把他的建議記在本子里。他在學文化方面，甘願當青年工人的小學生，但是在開小組會討論政治問題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時候，卻對青年人的意見不夠注意，他往往不太虛心地說：“毛孩懂個啥！”他對那些取於發明創造和改進技術的人，時常拍着他們的肩頭說：“好樣的，^①好樣的，國家需要你們這樣干！”反過來，他對一些調皮搗蛋的人，則橫眉冷眼很不客氣。解放後幾年來，工人的工資和生活福利不斷提高，每當增加一項生活福利設施，人們大都拍手叫好，他却總愛這麼說：“唉！化這麼多錢，搞這麼多福利，太鋪張浪費啦……。”有時候，他的這些議論引起個別青年人的不滿，他就扯住青年人的胳膊，大談解放前的工人生活情況，直到年輕人表示認輸後才罷休。別人看不到眼里的東西他能看到眼里，對廠里的一草一木真是十分愛護。他一邊走路，一邊還要拾撿廢銅爛鐵，抽空將撿下的東西送到材料庫。在他家門口栽的一片小柳樹，本來不該他管，而他卻喜歡修枝剪葉，澆水添土。

在廠里，木樣車間有少部份年輕人，給呂大公送了個外號叫“難捉摸”。這外號雖起過，誰也沒敢叫出來。為的是，呂大公的性子倔強，態度生硬，怕當面喊他外號碰釘子；而且，呂大公的技術在車間數一數二，凭良心，誰見了面也不能不稱道師傅。

呂大公在家門口精心培植起來的一株小柳樹，被昨夜里的大雨沖倒了，橫躺在路邊的土台上，這又給呂大公增添了新任務。

呂大公从工厂下了班，吃罢中午飯，略略抽了几口烟，便右手提铁锅，左手拿碎布，低头不语，走出街門外，在小柳树跟前站住。

呂大公刚把被大雨冲倒的小树扶直，一个衣服整齐，眉清目秀，脸儿微黑，精神饱满的小伙子，扑通从自行車上跳下，满心欢喜地瞅着那棵嫩綠的柳树，他突然没头没尾地说：“吕师傅，你辛苦是辛苦啦，可是却沒把它熬弄好……。”

老汉听语音，已經听得出是申貴保。他穩健地扭过脸，咧嘴一笑，問道：“怎么說？”

貴保指着树梢儿道：“它小资产阶級思想太浓厚，經常梳着个燙发头。”

呂大公哈哈大笑說：“年輕人要把眼光放正些，你找牙紋时要找燙发头，我才揭你的底！”他拿着一团碎布耐心地擦着树枝上的黄泥巴。收住笑后，說話留头，以長草的口气問道：“你怎么这时候才下班？”

申貴保也一本正經地回答：“中間要增加新徒工，我和主任研究了一下徒工的分配問題。”他斜靠着自行車，用手扳弄得車鈴儿叮叮当当地响着。他瞅瞅呂大公蒼白的头发，再看呂大公布满坑皺的脸，又說：“想叫你帶一个，后来，考虑到你年紀老啦，精力赶不到，就沒定下来！”

呂大公听到这个“老”字，心里勾起一种特殊的感觉。他默默想：“在旧社会活了多半輩子的人，实在遺憾，祖国这么年輕，咱的头发倒先白啦！真是有钱难买青少年……。”

他拄着鐵把，仔細端詳着申貴保愉快明亮的臉，帶着几分感嘆地說：“是啊！我們老啦，就靠你們年輕人哩！”申貴保是個情靈鬼，已經覺察到呂大公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的。他心里有些激動，急答道：“我永遠要作你的好助手！用我幫忙不？”大公一揚手說：“當下用不着，你快回去吃飯吧！”

申貴保一推自行車，車鏈子嘩唧嘩唧地响着進了院。

申貴保是一個有才幹的好青工，也是呂大公的好徒弟。他不僅時刻注意向呂大公學技術，同時還細心模仿呂大公的處事態度和品德。這當兒，他在屋裡吃罷午飯，取出一团碎布，打了半臉盆子洗臉水，想把飛轎車子擦一擦。他剛摸了一下車子後閂，扭臉望見呂大公的“双喜”車子象个泥人，就很快放下自己的，去給大公擦車。呂大公的老伴——呂大娘，正在屋裡坐著做針綫，從窗口露出一縷白頭髮，沙啞着嗓子說：“這老头子，一天淨干一百棒捶打不着的事，撂下自己的車子却叫別人擦……”她這話的含意：一方面是埋怨呂大公安閑事太多，一方面是表揚申貴保能先人後己。

呂巧玉穿着花格子布衫、毛藍褲，拖着兩根小發辮，笑盈盈地從屋裡走出來，孩子氣地站在貴保身邊，接着母親的話尾說道：“貴保哥，你这么手勤，爸爸一定表揚你。”貴保看着巧玉姑娘稚氣的笑臉眨眨眼，意思是：別看他是你父親，我對他比你更了解。他然後將眼力集中在車子上，輕聲輕氣地說：“哼，咱是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不受你那父親的批評就够啦！”他心里充滿自豪感，一放手，把後車輪推

得飞起来。

吕大公将那棵小柳树扶直，擦得干干净净，感到有点腰酸腿困，蹲在街门口的台阶上，一边抽烟，一边观望着南来北往的車子。他不自觉地把这和解放以前的情景对比着，心想：“解放前，这儿是一条死胡同，如今变成一条平坦的大马路。据说，往后还要通电车，到那时，柳树长大了，自己也该退休了，抱上孙儿孙女，坐在树底下，眼前的电车、汽车川流不息，多美啊……。”

一缕白烟从老人的鼻孔喷出来，往上升腾。他顺着白烟，微微地抬起头，定神地看着門旁墙上写着的“工人院”三个大黑字。这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，样儿并不好看，吕大公每天上下班都要看见它。那么，它为什么又引起吕大公的兴趣呢？提起来，话就长啦。

这是在三十年以前的事。

那时候，吕大公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在铁路上当工人，吕大公在一家兵工厂里当学徒。一大家子为了有个遮风蔽雨的地方和免受房产资本家的剥削，父子四人勒紧腰带，省吃俭用，省下几个钱，买下这个小院。当时，有人说吕大公家里买了一串院，吕大公的父亲却说买了个“圈”。

吕大公的父亲为啥要把院说成“圈”呢？理由是：西面是马棚，南面是猪圈，东面是土墙，墙外是臭水沟，只有北屋才是一座象样的砖瓦房。后来，经过他们辛勤劳动，把马棚和猪圈统统改建成上平房，在院中央栽了棵梨树；把东面的土墙改成砖墙，又修了一个小门楼，这才彻底改变了

“潮”的面貌。

日本投降前一年，大公的双亲已去世，两个哥哥到东北，大公就成了这串小院的唯一主人。解放后，大公的两个儿子携带家眷随工厂搬到市郊区住上了大楼，吕大公便将西面南面的两座土平房让给厂里的两个工人住。开始，吕大公或多或少收点房钱，以后，学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，就不再收分文了。

申贵保就是住在这院的房客之一。

申贵保为了赞扬吕大公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，没租任何人商量，就拿起毛笔在街门旁写上“工人院”三个大字。

从此，就有了工人院这么一说。

吕大公深思着往事，想到这里站起来，离开街门口。他走到院里，见申贵保给他把脚踏车擦得明漆光亮，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，但却语气粗鲁地说：“为啥不擦你的车子，要擦我的？”

申贵保对吕大公的个性摸得很熟，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指责实际是表扬他，一点也不感到意外。他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将一团沾满油腻和泥污的破布扔到水盆里，一滴水花从盆里飞溅起来，落在巧玉眉毛上。巧玉感到眉梢发凉，急忙伸手去揩。

怎样对答吕大公刚才的指责呢？贵保寻思一会，引用了吕大公的一句惯语说：“理由很简单，先人后己呗！”他说得幽默而有力，逗得吕大公一家人都笑了。

“不能怨贵保，这全是你的好教调。”吕大娘从窗口探

出头来，将嘴一撇說：“走吧，別誤了点。”呂大公坐在窗戶底下的小板凳上，端着小烟袋只抽烟，不理睬。

呂大娘是呂大公的“催时鐘”。天不亮，她不看鐘表就能約摸出是五点、或者是五点半，催着老汉快起床；中午，呂大公睡午觉，离上班还有半小时，她就搖着老汉的身子：

“诨！到点啦，快起呀……。”有一回，呂大公故意用話刺她說：“別罗嗦，还早呢！厂里几千人，慢上一半分鍾不显眼。”呂大娘一听話題不对，便用指头指着老头的鼻梁骨数說道：

“好，你动不动就說我落后，沒想到你也說起落后話啦！”

呂大公凭着这次試探，就經常在老朋友面前称贊呂大娘說：“咱那老婆就是上了岁数，沒文化，嘴碎，其实，她政治觉悟可高哩！”

最近一个时期，他在老朋友面前表揚老婆的次数大大减少，而談論最多的是想物色一个好徒弟。今天中午，他从申貴保嘴里得到风声。下午一上班，便去車間办公室找車間主任商量这一件事。

二

車間办公室是一所两間半大小的旧平房，墙上的青砖老得脫了一层皮。外間，摆着两张四斗紅漆方桌，是車間職員办公的地方；里間，摆着一张沙发和一张小茶桌，小风門时

常关得严严的，除王忠山主任在这儿办公以外，很少有人进去。

吕大公挺着胸脯进了车间办公室，见有一伙身体都很健壮的女青年，在屋里坐着等待分配工作。他上下打量一番，发现这十二个年轻姑娘都是学生打扮，胸前都插着枝水笔，有的还在静阅自己随身带来的小说。吕大公不敢想这就是新来的女徒弟，他猜定这一定是女干部。因为他在工厂三十多年还没有见过女木匠哩！

吕大公凭着自己的眼力，仔细观察着姑娘们的动态。他发现她们中间有一个拖着两条长辫子，辫儿梢上结着一对黄蝴蝶，柳叶儿眼睛，鸡蛋形脸儿又白又红、又细又嫩，身子细挑挑的，穿着件花料子衣服十分可体的姑娘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周围的景象。

这姑娘首先扫视一遍正在桌子上趴着忙忙碌碌办公的人，然后弯下腰把脸贴着玻璃窗，由近到远望着厂内一排一排的大厂房，高入云霄的大烟囱，象小山岗一样的钢铁堆和一股一股吐着火舌的冲天化铁炉。

这般宏伟的景色，紧紧抓住了姑娘的心。然而从附近木工房里传出来的嗡嗡作响的电锯声，促使她回转身子，用手扶住一位剪短发姑娘的肩膀，小声地说：“秋风，你听，过飞机……。”

这个名叫秋风的少女，今年十八岁了。她个儿长得不高，但却浑身是劲。短而发黄的头发，黑里透红的圆脸，身穿蓝色旧布衣、脚穿厚底山路鞋。她的这种打扮，使人一眼

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。她进城不到半月，对城市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，对眼前工厂的新事物更不想表示意见。她抿嘴一笑，没有回答，只是仰脸望着满面红光，身子微胖的吕大公。吕大公微微一笑说：“这不是飞机，是电锯！”

吕大公的这句话好象一块石头落在水池里，立刻引起姑娘们的注目和波动。说过飞机的那姑娘，满脸通红，低头不语，其余的人唧唧咕咕发出一片笑声。

秋风扭动了一下身子，轻轻地摆脱那位姑娘扶在她右肩上的手，说：“我们是来劳动的，以后就会懂得许多新事情了。”

秋风的话打破了吕大公刚才的猜想，他满脸喜色地问：“哦，您们是不是来学徒？”

“我们都是劳动局介绍的，来工厂当徒工！”秋风首先回答，有几个姑娘随声附和。

“好呀，这太好了，有人说妇女不能干重工业，我看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妇女什么都能干！”吕大公猛然想起眼下正是工作时间，怕在这儿停的久了耽误生产，心里焦急地瞅瞅办公桌上的马蹄表，面对正在往统计表上填生产数字的办事员小张，问道：“王主任还没来上班？”

小张眼睛不离表格，只是用挟在手指头缝里的钢笔往东头一指说：“在里边。”

吕大公往东头走了几步，正要伸手去推小风门，车间主任王忠山刚好从里面把小风门拉开。

王忠山今年四十多岁，身材瘦削，面色蒼白，臉上布滿一團路腮胡，黑如墨，硬如針，三天不剃長半寸。因此，愛與王忠山开玩笑的人，都稱他“刺蝟嘴主任”。

“有事嗎，呂師傅？”王忠山站在小風門里，嘴裏叼着根紙煙。

呂大公說：“我想帶一個徒弟。”

“這很好，為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培養技術人材，我這當車間主任的只有表示歡迎！”王忠山彎腰從小茶桌上取出勞動局的介紹信和一張紅格稿紙的名單，說：“你的要求，肯定是值得表揚的。不過，一個徒工、一個師傅，已經分配妥當，還得研究研究再說。”

呂大公深知這研究研究四個字，在王忠山身上意味着什麼。他曾經向王忠山提過好幾條有價值的合理化建議，都被王忠山用研究研究的回答擱置起來。于是他著急地說：“用不着研究，我需要馬上決定！”

“嗯，也好，我馬上決定。”王忠山搔著頭皮思索著，接受了呂大公的要求。他迈步越出小風門，在一把皮轉椅里坐下。拿一根紅鉛筆划著，一一決定了十二個新徒工的工作分配。他瞟了剛才說過飛機的那個姑娘一眼，轉向呂大公，笑道：“呂師傅，她就跟你作徒弟。”

這姑娘臉上露出喜羞之色，慌忙站起來，走近呂大公，仰望著呂大公的一付滿是疙瘩的臉，作自我介紹：“我，我叫鄭小英！”

“好哇！小英姑娘，咱們回工房去吧。”

木工房就在离车间办公室不远的东面，中間隔着一條通向熔鑄車間的小鐵道。鐵道旁有一个用鉄絲网圍着的露天小倉庫，倉庫里擺着的全是木板。

呂大公領着鄭小英，辦事員小張領着秋風等人，离开車間辦公室往工房走去。

她們剛走到辦公室門口，就看見一輛綠色載重汽車停在小露天倉庫旁邊，有一个臉方、身高、體健、衣帽簡朴的中年人，和一个身材粗矮、肥胖的老頭兒正在義務勞動，从汽車上卸下木板往小倉庫里抬。

中年人是木料車間党支部書記秦明德同志，矮胖子是設計科的吳工程師。他兩相處多年了，遠在二十多年以前，他們就曾經在一起。

那時候，秦明德剛十三歲，就失去了父母。哥哥在焦作礦上挖煤。明德托着哥哥的一把力，也到礦區學鉄匠。當時，這胖子是機修廠的副廠長，依靠英國人的勢力，對待工人十分苛刻。他見明德長得伶俐，肯賣力氣，便強拉到他家當雜役，每天担水、澆花、抱孩子。明德整整熬了四年，才得到學鉄匠的機會。

日本投降的第二年秋天，國民黨進攻解放區，領導上从焦作煤礦帶了一批技術人員上山。在本行山的一個兵工廠里，矮胖子是技師，秦明德是鉄匠。當時，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矮胖子雖然享受着特殊待遇，但是在他心里思念着的仍然是蔣管區。

蔣匪飛機不斷襲擊轟炸，工廠不能正常生產。有一天，

秦明德到村外防空，发现一棵大松树底下有一个尚未埋人的“预备坟”。他想，要是把这个空坟堆掏空，墓前挖一条深沟，通上电线，将机器搬进去，不就能日夜不停的生产吗？他首先商得坟主的同意，然后提交厂指导员考虑。当时矮胖子也在场，他搖着脑袋幸灾乐祸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再深的墓，也顶不住美国的炸弹！”

秦明德的阶级仇恨在内心热烈地燃烧，他攥着拳头，直想骂矮胖子是汉奸。可是当他想到自己已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应该冷静处理问题的时候，终于没有骂出来。指导员采纳了他的建议，空墓变成了地下工厂。由地下工厂造出的炮弹，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。

全国解放了，秦明德和矮胖子进了城，并一同被分配到现在的这个国营机器厂工作。

秦明德从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回来，被提拔为锻铆车间党支部副书记，矮胖子担任锻冶工程师兼锻铆车间主任。

这时候，矮胖子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秦明德的看法，开始认识到在每一个普通工人身上都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才干，只是在旧社会受着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无从发挥。他除了经常与这个普通的工人干部虚心研究问题外，还不断帮助这个铁匠学习锻造理论。在秦明德被调到木样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后，他还不断地抽机会和秦明德接触，讨论与研究问题。

秦明德见矮胖子抬木板累得喘粗气，关切地说：“吴工程师，你歇一会吧！”

“我是需要休息一下了。”矮胖子往地上一蹲，用手帕擦着脸上的热汗。

秦明德象个大力士似地，一个人扛着一块又厚、又宽、又长的大木板，弯着腰往仓库走。地上一块半截砖绊住他的脚，他的身子一斜，木板眼看就要倒在地上。

秋风热得地一躲，越过小铁道，跑近秦明德，双手抬起木板的一头，说：“我来帮你抬！”

“不用，这木板不算重，一个人是完全可以用扛得动的。”秦明德把木板扛到仓库，扔在地上，回头问秋风道：

“你是那个单位的？”

秋风包口答道：“我是来当学徒的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子？”

“我，叫秋风。”

“那里人？”

“郊区，离城七十多里路。”

秦明德以褒扬的口气说：“你的工作精神很好，还没上了战场，就想打仗！”

车间办事员小张朝秋风看了一眼，高声叫道：“喂！在工厂可不能随便乱跑啊，快回来，我把你们交给工段长，还有事！”

秋风急忙回到女青工的行列中，缓步而行。小英回头望秋风一眼：“你刚才还说说我哩，你看你，走路走得好好的，却往那边跑！”

吕大公一边走路，一边朝秦明德喊道：“老共产党员，

我又帶上新徒工啦！”

秦明德直起腰望着呂大公說：“做得對，為國家培養技術力量永遠是我們老工人的光榮任務！”

進了木工房，辦事員小張領着秋風等人向工段長交待。呂大公獨自領着鄭小英往工作地點走去。工房里的小伙子都以好奇的眼光注視這一群女青工的動靜，有的還交頭接耳地議論着。

呂大公向生產組長介紹了他們師徒結合的經過，又熱心地用毛巾打掃掉方凳子上的木屑，說：“小英姑娘，坐下歇一歇！”鄭小英對師傅的熱情招待十分感激，不好意思地坐在方凳上。

呂大公象盤問自己女兒似的問道：“你多大年紀啦？”

小英欠欠身子，謙虛地答：“嗯，周歲十九。”

“上過幾年學？”

“九年，初中畢業。”

“是團員嗎？”

“是，在學校入的團。”

小英為了逃脫師傅的盤問，站起來說：“老師，呂老師，給我工具，我去干活吧。”她本來想喊呂師傅，但是因為不習慣，卻喊出呂老師來。

呂大公說：“等一會兒，還要給你們發工作衣，工段長還要來給你們上安全課。不懂安全知識，不能參加操作。”他一邊說，一邊取來一個象字典一樣厚的紅本子，遞給小英說：“這是安全手冊，你有文化，可以看得懂。”